

## 灯下漫笔

## 又到春联贺岁时

■景重清

进入腊月,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年味也越来越浓。

春联,作为人们熟悉和喜爱的文化信使,总是与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相随之至。每年除夕,人们都会在自家大门旁贴上鲜红亮丽的贺岁春联。这一副副春联,渲染出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氛,洋溢着庄重热烈的中国年味,承载了人们对盛世新春的热情祝福和美好期盼。

春联,是春节的重要文化元素。红纸黑字,象征着喜庆、祥和、财富、平安。辞旧迎新过大年,不能没有红春联,没有春联的春节是不可思议的!

春联是需要写的。“写”有两层意思,它包含了文学的“写”与书法的“写”。

文学的“写”,是编写春联。春联这种独特的文学形式由骈体文衍生而来,同时借鉴了诗歌“简短”与“诗意”的表达传统,契合了中国古已有之的“对偶观”和“对称美”,顺应了汉语言文字的突出特点和美学特征。如《诗经》中的“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体现了对称美的雏形;《洛神赋》中的“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颻兮若流风之回雪”,兼备了对偶与韵律;《滕王阁序》中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成为格律工整的典范;《旅夜书怀》中的“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既有春联对称美,又有语言文字美。可见,我们在编写春联时应当满足这么几点要求:第一,字数相等,断句一致;第二,平仄相合,音调和谐;第三,词性相对,位置相同;第四,内容相关,上下衔接,不可重复。同时,还要编好横批。这是春联的主题,是内容的凝练与升华,起到“画龙点睛”作用。

古人编写春联,常常是妙语连珠、字字珠玑。如:“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短短两句,十个字,就勾勒出了一幅温馨和谐的画面。家的温暖,友人的相聚,酒的醇香,仿佛就在其中。再如:“风送热浪三千里,雨洗银针万户连。”此一联,春日和风,夏日暴雨,秋叶银针,冬日炉火,四时之景皆在笔下。

今人编写春联,又何尝不是如此?歌颂新时代,热爱新生活,对话心灵,对话人生,对话岁月,运用简明、凝练的语言文字表达我们的所思所想,抒发我们的真情实感。我们有理由、有能力编写出对仗工

整,寓意美好、合乎韵律的联语,让春联成为我们新年的祝福,生活的诗篇和奋勇前行的力量。

书法的“写”,是指书写春联,由书写者运用书法技巧写出俊逸洒脱、清新灵动,富有美感的楷、行、隶、草、篆各体汉字。在这方面,许多书法大家、文人雅士,都留下了大气磅礴、深蕴哲思与智慧的不朽墨迹,成为我们学习、借鉴、书写实践的范本。这不,“腊八”刚过,中心城区就有了零星的写售春联摊点,不几天工夫,便迅速蔓延开去,遍布街头巷尾人流密集的地方。禹都市场南大门附近,可称得上“春联市场”了,这儿聚集了十余家写售春联的摊点。欲购书写春联的人们熙熙攘攘,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顺着摊位浏览样品的,有围在旁边静观书写的,大家寻找自己满意的摊点,主动与书写者共拟春联内容、规格和数量,等待写好晾干,便收拾妥当,扫码付款,欣然离去。

红火热闹的春联摊点不止此处,禹都市场内还分散有好多。我的同学老高,从农行退休后,每年都会在文化用品街区南边摆摊写售春联。老高人聪明、勤奋,性格坚韧,多年临摹书帖,后又师从书家,写得一手好字。他的摊点占地不小,红毡铺地,毛笔数支,纸张齐全,还兼售春联文化系列饰品,如:斗方、春贴、窗花、年画等。许多人都看好老高那遒劲潇洒、气韵灵动的行书字,自愿在寒冷中排队等候,拿了春联,顺便再买些其他文化年饰。老高的生意还算景气,人多忙不过来时,他和老伴常会喊来儿子或儿媳搭把手。那天,我去禹都市场买宣纸和笔墨,不经意间来到老高的摊点。老高站在露天摆着着的圆桌一边,俯身弯腰,手眼并用,写好的未干的春联在红地毯上摆了一片。见到老高,打过招呼,他继续忙碌。老高显得体态疲惫,神情困顿。我心生敬意,感慨老高不简单,也深谙个中之不易。当时,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情,竟然斗胆接过老高手里的笔,一鼓作气,代书了六七副春联,使老高得以喘息。其实,我的字是拿不出手的,也就只配给那些提不起笔的人写写。那天,我感觉还好,对书写的春联很满意。倘若事与愿违,真不知道那将会是一种怎样的尴尬?

“小年”前后,一些机关单位、行业协会,都会组织擅长书写的文化人,开展春联文化下基层活动。他们深入乡村、社区,为人们现场书写春联。阳光照耀下的小区广场上摆了长长的一排桌子。他们挥毫泼墨,个个笔下生风,有大江东去的豪放,也有小桥流水的婉约,写出了人的感情、人的心境,一字一句,上联下联,都在诉说着人们生活的情感与故事。春联文化下基层,把一副副散发着墨香的红春联送到了群众手中,让一声声饱含深情的祝福直抵老百姓心坎。

这个时段,一些较大规模的企业也踊跃出场,把带有企业特点、精致唯美的春联,发放给职工,赠送给客户,在这年关岁末送去美好的春节祝福。

如今,越来越多的印制春联走进千家万户,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批量印制的春联,看上去精彩纷呈,似乎要比书写的浓烈、艳美许多,成本也低不少。但是,印制春联自身存在着千篇一律、没有个性等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哪像书写的春联有温度、有感情、个性鲜明?哪有书写的春联与生俱来的书法魅力和艺术境界?

我不大喜欢印制的春联,我们家过年只贴红纸黑字的手写春联。小时候那些年,春联是父亲写。父亲备了笔墨,裁好红纸,在清瘦的鼻梁上架副老花镜,翻出快要用完的旧历书,找几副适合自家境和心愿的春联,用他那长满老茧的手,拿起比珠子略粗些的毛笔,轻轻摀住红纸,一笔一画地书写,笔墨在红纸上节奏地翻飞,心里充满愉悦。我在旁边看得出神,偶尔会帮着抻一下红纸。父亲的字写得疏疏拘谨,但真诚饱满,像一个个硕大的山药蛋,将红纸压得沉甸甸的。后来,父亲不方便再写了,我家春联就由在邻村小学教书的堂叔给写。再后来,就是我自己写,字是丑了些,可心里很美啊!后来有了同事或朋友每年赠送春联,我就再没动过笔了。我退休后,这才又拾起笔,每年坚持自己书写春联。毛笔在眼前飞舞,联语在脑海闪耀,审视亲手书就的一副副红春联,犹如和煦春风荡漾在心田。我除了给自己写,还会给同事、家族弟兄和乡下朋友书写一些。他

们各家门道大小,喜欢什么内容,我都心里有数。写好之后,抽空亲自送去或是想办法给捎去。每年写几十副春联,就相当于收获了一份愉悦,图个喜庆祥和。

春节贴春联,这是人们一年一度展现民族传统文化的门头盛事。我少时帮着父亲贴春联,小脸蛋冻得通红通红的。长大后自己贴春联,踩着梯子攀高爬低,身上弄得脏兮兮。后来,领着儿子贴春联,教他简单区分上下联:末尾字平声的,数字较小的,时间较近的,通常为下联。贴春联颇具仪式感,与编春联、写春联同等重要,不能把上下联位置贴错。不然,读起来别扭,还会让节日的喜庆气氛大打折扣。崭新的红春联,贴在大门上,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让人感到处处是喜气,处处有幸福。

赏读春联,也是我在节日期间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去年春节回老家,我用了不少时间来赏读,深感乡亲们的人文品位提高了不少。所见之处,不乏自撰自写、个性鲜明、联语清新的春联,如“一沟野色垂杨柳,十里春风送花香”“独立小楼风满袖;漫步春野暖盈怀”“一冬暖尽桃花嫩;三春雨生柳色新”……这些春联,洋溢着清新俊雅、纯朴率真的韵味,显示着家乡人的修养与文化底蕴。

天气晴朗,微风轻拂,太阳照得身上暖融融的。我独自来到永乐街,沿着两侧店铺,一边前行,一边赏读。这里少了农家的朴素,多了城市的亮丽,春联内容充满商业韵味。有些个性色彩突出的春联,令我眼前一亮,难以忘怀。“杜康酒醉杏花雨;陆羽茶香杨柳风。”多好的春联广告啊,特色鲜明,一看便知这是家烟酒店铺。“贸易不欺三尺童;公平义取四方财。”这分明是店主对顾客的庄重承诺。而“丽日当空,小康初步;春风送暖,伟业方兴”一联,则显示出商家的眼界、胸襟与胆识。回望我们小区一些居民贴出的春联,更是百花争艳,尽展风采。“昨夜春风才入户;今朝瑞雪又迎春”“细雨使命春光灿;大爱深情年味浓”“细雨三千春作画;清风一路富开浓”……细心赏读,这些春联写得别开生面,颇有不入俗套之奇丽。

无联不成春,有联春更浓。春联红了,新年到了,春天便不远了。

## 那年那月

在我心里,所有关于故乡的记忆,都留在了腊月。

十九岁当兵,从此告别家乡,开始戎边守疆;三十二岁离开军营,常年背井离乡,劳碌奔忙。但无论身在何处,心中永远牵挂着故乡。尤其是每到腊月的时候,总期待着年的到来,想念故乡的腊月,因为城市的腊月似乎不如乡下那般丰富多彩热闹,不如农村那样富有烟火气息。

腊月是春节的前奏。进入腊月,萧瑟、清冷的冬便开始活跃起来了,蛰伏于乡下乡农家的人们纷纷走出家门,兴奋地置办年货,高兴地准备过节,浓浓的年味弥漫满故土的沃土田野和黄土沟壑,一年的辛劳悉数被交给故乡的泥泞街巷与村集市。

三春阳生柳色新”……这些春联,都深深嵌在我的脑海,深刻于我的灵魂。

故乡河东,星罗棋布排着许多村子。从外观来看,它们除了大小不同以外,建筑风格几乎一模一样,都是阡陌乡间小路、青砖灰瓦房屋、土墙胡整院落,若不是家乡人依照地域特点赋予其名字,你根本看不出它们之间会有什么区别。它们有的依黄土沟壑而建,有的依汾河滩涂而立,贫瘠而不失丰裕,静谧而不拒繁华,四季里摇曳着岁月的芳华,烟火中厚植着人文历史,那份醇香似入喉的陈年老酒,那份厚重如父辈坚实的臂膀,那安然像母亲温暖的怀抱,处处蕴藏着人间烟火的清欢与俗常。

这岁月流年的诗意清欢、柴米油盐的生活俗常,挟裹着春夏秋冬的清风冷雪,夹杂着爱恨交织的血脉亲情,欢呼雀跃地在故乡的寸寸水间肆意流淌,饱含深情地在故乡的前屋后后尽情歌唱,慰藉着心灵,安顿着灵魂,让我们于纷纷扰扰中,找到宁静与快乐,寻到温情、温暖和幸福。

这份温暖、温情与幸福就深藏于故乡河东的天地间,流布在故乡河东的腊月里……

故乡的腊月,总会有一场大雪如约而至。纷纷扬扬的雪花从空中落下,覆盖了乡间的原野沟壑,洁白了村庄的角落角落。棉被的雪呵护着身下的冬麦与小草,融化的雪水渗入植物的根系,为它们在春天发芽和成长提供养分、积累生的希望。雪是天上的精灵,是大地的祥瑞。它在寓意“瑞雪兆丰年”的同时,亦在告知人们,年的大幕已然拉开……

腊八节一到,家家户户便开始熬腊八粥了。灶台前,风箱被嘴馋的孩子们拉得山响,灶火吐着红舌舔舐着铁锅,花生、豌豆、大豆在沸开的锅里胡乱碰撞;案板前,女人们和面、擀面,切面的动作灵动而娴熟;炒熟的芝麻香味弥漫满屋甚至飘出了院墙,勾引得坐在土炕沿“吧唧”着旱烟的男人和围坐在热炕上的哥姐们不断吞咽口水。不大一会儿,一碗碗香喷喷的腊八粥被摆放上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于欢声笑语中品味着美味。年的主角就此陆续登场。

“小孩小孩你别哭,进入腊月就杀猪。”这句童谣,对有农村生活经历的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可谓印象深刻。进入腊月,家家户户便开始挨个杀年猪了。杀年猪是河东农村的一种传统年俗,老家天津,大部分家庭都会养一两头肥猪,养得好的,能有一百多公斤,养得不好的,也有约八十公斤。大人孩子都盼着年猪,都期望能美美地吃上肥美的猪肉片子解馋。我们村有个叫“疙瘩”的杀猪匠,长得人高马大、膀阔腰圆,浑身满是猪腥味,眼神中透射出两股杀气,再肥的猪瞅见他,立马会四蹄瘫软倒下去。我们管“疙瘩”叫叔,他一辈子也未能请到老婆。年末岁尾,我们经常能看到他腰里别着刀,手里拎着杀猪的其他家什出现在巷道,也经常去一窝蜂地跟在“疙瘩”叔身后去瞧稀奇看热闹,看肥猪如何在他和几个壮小伙的配合下乖乖就范,看他怎样手起刀落,猪在嚎叫声中便慢慢断气,然后被放进热水锅里烫毛褪毛。杀年猪过年的氛围推向了高潮。

到了腊月二十,家家户户还有一“蒸”一“炸”,蒸是蒸馒头,炸是炸麻花。蒸馒头和炸麻花是为过年时待客准备的,一



■杨永敏

般都是女人们要干的活。每年的这一天,女人们都会提前把面醒好,然后三五家合并到一起,上午蒸白面馄饨和馒头,下午炸麻花煮油饼。不大的屋子里,火红的炭火映照着面庞,欢声笑语余音绕梁,馒头、麻花、油饼的香味勾人味蕾,人们把积攒了大半年的白面拿出来,为年的到来做着各式各样的准备。浓浓的年味在农家院落的灶台间火焰升腾。

转眼,腊月二十三这一天就来到了。腊月二十三被誉为北方的“小年”,也是祭灶王爷爷的日子。伴随着晨光微启,沉睡的村庄在雄鸡的啼鸣中醒来。巷道里一声声“卖豆腐”的吆喝,唤醒了扇扇“吱呀呀”大门,房檐上的烟筒里,一道道炊烟袅袅升起。吃罢早饭,男人们开始担水洒街、打扫庭院,女人们在家扫屋除尘、擦拭门窗糊墙。房屋扫除一新,一切布置妥当,便开始祭灶。按照民间习俗,每年腊月二十三是灶王爷离开人间,返回天庭,向上天汇报人间善恶行为的重要日子。为了让灶王爷在天庭多说好话,人们便在腊月二十三这天,用糖瓜和麦芽糖供奉灶王爷,希望他的嘴甜一些,说些好听话。同时,糖瓜的黏性也可以把灶王爷的嘴粘住,防止他多说话,说错话。祭灶的仪式多种多样,人们首先要将灶王爷的画像烧掉,这是为了让灶王爷顺利地返回天庭。到了除夕夜,再把灶王爷请回家中,继续保护家庭平安。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还要注意,不能让灶王爷看到家里的锅,因为锅象征着家庭的财富和吃食,如果灶王爷看到锅,就可能将家里的秘密和财富状况告诉上天,带来麻烦。

故乡的腊月,好日子显得平时要多,村里人更愿意选在腊月为儿女办婚事,又娶媳妇又过年,可谓双喜临门。村东头,迎亲的车队上了路;村西头,送亲的队伍出了门。新娘的一袭红衣,把农家的日子晕染得更加红火。

如果把岁月比喻为一支点燃的蜡烛,不经意间,腊月就快烧到了尽头。“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糊窗户;二十六,炖大肉……”村里人踏着年的节奏,乐呵呵地忙碌着。煮肉、卤鸡,炸豆腐,炸丸子,蒸馒头,蒸年糕……腊月的村庄,氤氲在浓浓的香味之中,浸染在年节的喜庆里。

除夕前的一两天,家家户户开始赶年集、备年货,把彩纸拿到村子里有文化人的家里,写春联,包括门心、框对、横批、春条等,都是吉祥如意充满祝福的内容,祈盼新的一年风调雨顺、财源广进、万事如意、家和业兴。除夕当天在大门处贴春联,在门的上面或外窗上面贴上挂钱,过年的气氛瞬时就出来了。

除夕,是腊月的最后一天,也是压轴的大戏。男人们净水泼院,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女人们开始和面剁馅,做着包饺子子的准备;孩子们则跑到街上燃放鞭炮尽情地玩耍。除夕这一天是人们最开心的一天,家家张灯结彩,户户新桃换旧符,到处弥漫着年味和喜庆的气氛,这一刻,浓浓的年味要多足就有多足。

不知不觉就到了午夜时分,人们在欢声笑语中,家家户户放鞭炮,合家吃团圆饺子,新春的到来,把河东腊月的热闹与繁华裹进了岁月的年轮……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儿时的腊月和年味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那时虽然物质匮乏、岁月艰难,比不上当今时代人们天天胜似过年的幸福生活,但每当回忆起那那年的情景,至今仍然充满怀念。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岁月的车轮伴随着时间的脚步,碾压着过往的印辙,以“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不可阻挡之势呼啸而过,把我们由少不更事的童年推进了两鬓染白的中年。但不论四季如何交替,人生怎样变化,儿时的故乡始终是萦绕在我们头顶的一轮明月,儿时的腊月永远是我们心底的那一抹乡愁。

## 挚爱亲情

## 父亲过年

■王过关

时光荏苒,好多事情在时间的长河里都被洗刷成一片空白。只有那些刺痛心灵的人和事,却在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刻痕。

年关将近,就不由得想起父亲。父亲有个绝活,他的煮麻花手艺在方圆一带是出了名的。改革开放之前,麻花可是我们过年的最上等年货了。

所以在过前的一个多月,父亲每年都被阳王和万安的人们请去,一直到除夕才回家。

每年回来,父亲的手都变得比平时厚了两倍。那时候我就八九岁的样子,就问父亲:“爹,您的手怎么这么厚呢?”

父亲笑着说:“麻花可好吃了,我这是吃麻花吃的。”我就说:“爹,我也要吃麻花。”“好呀!你妈妈昨天就把面发好了,咱今天就煮。”我一听高兴坏了,连声喊:“煮麻花了,煮麻花了。”父亲对母亲说:“你把我口袋里的钱掏出来,我手捏不住了。阳王、万安人气可好了,没有人少给咱,零头人家都多给呢,你数数看有多少?”

那时候的钱多是零钱,大额的也就十元,一毛两毛的为主,放在炕上乱乱的一堆。母亲的手有些颤抖,数了几遍都没数清。数钱的工夫,我却看见姐姐眼里满是泪花,就怯怯地问姐姐怎么哭了。姐姐却“变本加厉”哭出了声:“爹,咱明年不去了,谁请都不去了。”父亲却笑着说:“没事,不哭不哭,明年不去了。”我一脸蒙圈,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父亲又对母亲说:“不需要数得那么清,有个大概数就行了。只要不误明天娃儿们的压岁钱就行。”

到第二年,父亲又如既往,早早地去了阳王,说是那边的孩子们都等着他的麻花吃呢!

长大了,才渐渐明白了一些事情,父亲的手是因为长时间搓麻花,导致水肿才成了那样的。麻花是人间美味,但这美味是用多少辛苦换来的啊?!

这一辈总是萦绕在我的心头,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越来越清晰。父亲肿胀的手以及高大的身躯,常常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给我无穷的力量和坚强乐观的信念,令我冲破生活“赐予”的一次次艰难困苦,一直在稳步向前。



## 鹤雀楼

## 年味(年画)

支李静作

## 凡人情思

## 小年

■程根茂

“大哥,快过年了,咱这儿有各种各样的春节用品,你看需要点啥,提前备好。”昨天刚忙完考考评卷登分等一系列工作,难得偷闲,吃过午饭趁天气晴朗、温度正好,陪爱人出来到步行街转悠。在路边设摊的老板看见我们走过来就冲我们喊道。

翻看着对联、年画……突然灶王爷像映人眼帘,不由得拿在手中仔细端详,一下子就想起老家的老屋子,以及父母亲每年腊月二十三领着我们去祭灶王的情景……

农历腊月二十三,祭灶王爷,送灶神,也叫小年、辞灶,是我国北方民间的传统节日。在旧时,千家万户都供奉灶王爷的神位,灶王爷又称为“灶君司命”,传说是玉皇大帝册封的“九天东厨司命灶王府君”,负责各家的灶火。在古代的民间,灶王爷一直作为保护神而受到膜拜。祭灶,寄托了百姓的一种辟邪除灾、迎福纳祥的美好愿望。

腊月二十三的祭灶与过年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在这一天,人们把灶王爷送上天向玉皇大帝禀报这家人一年来的所作所为,让玉皇大帝作为或赏或罚的参考。一周后的除夕晚上,灶王爷便带着一家人应得的吉凶祸福,引领其他诸神一同降临。其他诸神过完年之后再度升天,只让灶王爷长久地留在这家的厨房内,负责管理灶火,起保护和监察作用。

过小年,农村有很多讲究或者说说是风俗习惯。这一天,在外经商的、上学的、工作的,都要从四面八方赶回家团聚。家里有闹别扭的停在娘家不回来的年轻媳妇,夫家更要托人用尽一切办法把年轻媳妇接回家,所以就有了“二十三,爷(ya)上天,媳妇不来挨(nai)磨杆”的童谣。

小时候,父亲常常在腊月二十二晚上我小时侯逢集赶会时买回糖瓜小心翼翼地存放在柜桌里,腊月二十三吃毕晚

饭,在灶神像前摆上糖瓜,父亲领着我们点香、磕头,对灶爷是完完全全的一种恭敬虔诚敬畏。灶王爷两边还要贴上对联“二十三日去;初一五更来”,横批是“司命主”等。这些对联开始是我家松茂哥写的,后来我们几个年龄稍大些,就不麻烦人家,开始自己写了。当时我就不明白,糖瓜硬硬的,含在嘴里还黏牙,有啥好吃的,为啥非要用糖瓜做供品给灶王爷?父母亲对我们的疑惑当时也给了简单的解释。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对小年的风俗有了更深的理解。

腊月二十三这一天,用糖瓜祭灶供灶神的原因,是为了粘住灶王爷的嘴巴。灶王爷是玉帝派往人间监督善恶之神,有上通下达、联络天上人间、传递仙境与凡间信息的职责,在上天之时,人们供灶神,希望其吃过甜食,在玉帝面前多进好言,少说坏话,不要搬弄人间是非,“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嘛。

民以食为天,不论传说管理灶火的灶神还是现今的各级领导、官员,都应把老百姓的吃饭问题、食品安全看作是头等大事抓好管好。

小年就要到了,又该买糖瓜了。祝愿我们的祖国国强民富,繁荣昌盛。